突厥列傳第一百四十上　唐書二百一十五上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守
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脩撰臣宋　祁奉　敕撰

夷狄為中國患尚矣在前世者史家類能言之唐興更盛衰嘗與中國抗衡者有四突厥吐蕃雲南是也方其時羣臣獻議盈廷或聽或置殊然可睹也劉貺以為嚴尤辯而未詳班固詳而未盡摧其至當周得上策秦得其中漢無策何以言之荒服之外聲教所不逮其叛不為之勞師其降不為之釋備嚴守禦險走集使其為寇不能也

爲臣不得也惠此中夏以綏四方周之道也故曰
周得上策易稱王侯設險以固其國築長城脩障
塞所以設險也趙簡子起長城備胡燕秦亦築長
城限中外益理城塹城全國滅人歸咎焉後魏築
長城議者以爲人治一步方千里役三十萬人不
旬朔而獲久逸故曰秦得中策漢以宗女嫁匈奴
而高祖亦審量元不能止趙王之逆謀謂能息匈
奴之叛非也且冒頓手弑其親而冀其不與外祖
爭彊豈不惑哉然則知和親非久安計而爲之者
以天下初定紓歲月之禍耳武帝時中國乂安胡
寇益希疏而絕之此其時也方更廢秦華夏遠夷
積年故嚴尤以爲下策然而漢至昭宣武士練習
庭良人降於沙漠夫貢子女方物臣僕之職也詩
曰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荒服稱其來不言往
也公及吳盟諱而不書奈何以天子之尊與匈奴
約爲兄弟帝女之號與胡媼並御蒸母報子從其
汚俗中國異於蠻夷者有父子男女之別也婉治
之姿毀節異類垢辱甚矣漢之君臣莫之恥也魏

晉羌狄居塞垣資奉踰昔百人之酋千口之長
金印紫綬食王侯之俸牧馬之童乘羊之隸齎毳
毳邀利者相錯於路羌擣之利絲枲所生散於數
萬里之外胡夷歲驕華夏日蹙方其彊也竭人力
以征之其服也養之如初病則受養彊則內攻中
國爲羌胡服役且千載可不悲哉誠能移其財以
賞戍卒則民富移其爵以餌守臣則將良富利歸
於我危亡移於彼無納女之辱無傳送之勞棄此
而不爲故曰漢無策嚴尤謂古無上策謂不能臣
妾之也誠能之而不用亡秦無策謂攘狄而亡國

也秦亡非攘狄也漢得下策謂伐胡而人病人既
病矣又役人而奉之無策也故曰嚴尤辯而未詳
也班固謂其來慕義則接以禮讓何者禮讓以交
君子非所以接禽獸夷狄也纖麗外散則戎羯之
心生戎羯之心生則侵盜之本也聖人飲食聲樂
不與之共來朝坐於門外古人體委以食之不使
知馨香嘉味也漢民習玩驕虜使其悅燕趙之色
甘太官之珍服以文綺羅紈供之則增求絕之則
招怨是飽豺狼以良肉而縱其獵噬也華人步卒
利險阻虜人騎兵利平地堅守無與追奔競逐

則杜險使不得進去則閉險使不得還衝以長戟臨以彊弩非求勝也譬諸蟲豸虺蜴何禮讓之擬哉故曰班固詳而未盡者此也杜祐謂秦以區區關中滅六彊國今竭萬方之財上奉京師外有犬戎憑陵陷城數百內有兵革未寧三紀矣豈制置異術古今殊時乎周制步百爲畝畝百給一夫商鞅佐秦以爲地利不盡更以二百四十步爲畝百畝給一夫又以秦地曠而人寡晉地狹而人夥誘三晉之人耕而優其田宅復及子孫使秦人應敵於外非農與戰不得入官大率百人以五十人爲農五十人習戰故兵彊國富其後仕宦途多末業日滋今大率百人纔十人爲農餘皆習佗技又秦漢鄭渠溉田四萬頃白渠溉田四千五百頃永徽中兩渠灌漫不過萬頃大曆初減至六千畝畝胶一斛歲少四五百萬斛地利耗人力散欲求彊富不可得也漢時長安北七百里即匈奴之地侵掠未嘗暫息計其舉國之衆不過漢一大郡鼂錯請備障塞故北邊安安今潼關之西隴山之東鄜坊之南終南之北十餘州之地已數十萬家吐蕃縣力薄材食鮮藝拙不及中國遠甚誠能復兩渠之

饒誘農夫趣耕擇險要繕城壘屯田畜力河隴可
復豈唯自守而已至佑孫牧亦曰天下無事時大
臣偷惰榮逸戰士離落兵甲鈍弊車馬羸弱天下
雖然溢發則疾驅以戰是謂宿敗之師此不蒐練
之過其敗一也百人荷戈仰食縣官則挾千夫之
名大將小裨操其餘贏以虜壯爲幸執兵者常少
糜食者常多蝨壘未乾公囊已虛此不責實之過
其敗二也戰小勝則張皇其功奔走獻狀以邀賞
或一日再賜一月累封凱還未歌書品已崇爵命
極矣田宮廣矣金繒溢矣子孫官矣肯外死勤於
我哉此賞厚之過其敗三也多喪兵士顚覆大都
則跳身而來刺邦而去迴視刀鋸菜色甚安一歲
未更已立於壇墀之上此輕罰之過其敗四也大
將將兵柄不得專一曰爲偃月一曰爲魚麗三軍
萬夫環旋翔佯愧駭之閒虜騎乘之此不專任之
過其敗五也元和時團兵數十萬以誅蔡天下乾
耗四歲然後能取之蓋五敗不去也長慶初盜子
若孫悉來走命未幾而燕趙亂引師起將五敗益
甚不能加威於反虜二杜之論如此廣德建中閒
吐蕃再飲馬岷江常以南詔爲前鋒操倍尋之戟

且戰且進蜀兵折刃吞鏃不能斃一戎戎兵日深疲死日衆自度不能留輒引去蜀人語曰西戎尚可南蠻殘我至辜皐鑿青谿道以和羣蠻使道蜀人貢擇子弟習書筭於成都業成而去習知山川要害文宗時大入成都自越巂以北八百里民畜爲空又敗卒貧民因緣掠殺官不能禁自是羣蠻嘗有屠蜀之心蜀民苦於重征者亦欲啓之以幸非常歲發戍卒不習山川之險緩步一舍已呵然流汗爲將者刻薄自入給帛則以疏易良賦粟以沙參粒故邊卒怨望而巴蜀危憂孫樵謂宜詔嚴道沈黎越巂三州度要害募卒以守且兵籍於州則易役卒出於邊則習險相地分屯春耕夏蠶以資衣食秋冬嚴壁以俟寇歲遣廉吏視卒之有無則官無餽運吏無牟盜此其備禦之策可施行者著之于篇凡突厥吐蕃廻鶻以盛衰先後爲次東夷西域又次之迹用兵之輕重也終之以南蠻記唐所錄亡云

突厥阿史那氏蓋古匈奴北部也居金山之陽臣于蠕蠕種裔繁衍至吐門遂彊大更號可汗猶單于也妻曰可敦其地三垂薄海南抵大漠其別部

典兵者曰設子弟曰特勒大臣曰葉護曰屈律啜
曰阿波曰俟利發曰吐屯曰俟斤曰闍洪達曰頡
利發曰達干凡二十八等皆世其官而無員限衛
士曰附離可汗建廷都斤山牙門樹金狼頭纛坐
常東嚮隋大業之亂始畢可汗咄吉嗣立華人多
往依之契丹室韋吐谷渾高昌皆役屬實建德薛
舉劉武周梁師都李軌王世充等倔起虎視悉臣
尊之控弦且百萬戎狄熾彊古未有也高祖起太
原遣府司馬劉文靜往聘與連和始畢使特勒康
稍利獻馬二千兵五百來會帝平京師遂恃功使
者每來多横驕武德元年骨咄祿特勒來朝帝宴
太極殿爲奏九部樂引升御坐是歲始畢牙帳自
破帝問内史令蕭瑀曰魏文帝幸許城門無故
壞是年文帝崩豈其類耶二年始畢自將度河至
夏州與賊梁師都合又佐劉武周以五百騎入句
注將侵太原會病死帝爲發哀長樂門詔羣臣即
館弔其使遣使者持段物三萬賻之子什鉢苾幼
不克立以爲泥步設使居東偏立其弟俟利弗設
是爲處羅可汗
處羅復妻隋義成公主遣使來告則又潛通王世

充潞州揔管李襲譽擊斬其使取牛羊萬餘處羅
迎隋蕭皇后及齊王暕之子正道於寶建德所因
立正道爲隋王奉隋後隋人没者隸之行其正朔
置百官居定襄衆萬人秦王討武周也處羅以弟
步利設騎二千會并州三日多掠城中婦人女子
去揔管李仲文不能制以俱儉特勒助屯明年謀
取并州置楊正道卜之不吉左右諫止處羅曰我
先人失國賴隋以存今忘之不祥卜不吉神詎無
知乎我自決之會天雨血三日國中大夜羣號求
之不見遂有疾公主餌以五石俄疽發死主以子
興射設陋弱弃不立更取其弟咄苾嗣是爲頡利
可汗
頡利始爲莫賀咄設牙直五原北薛舉陷平涼與
連和帝患之遣光祿卿宇文歆賂頡利使與舉絶
隋五原太守張長遜以所部五城附虜歆弁說還
五原地皆見聽且發兵舉長遜所部會秦王軍太
子建成議廢豐州并割榆中地於是處羅子郁射
設以所部萬帳入處河南以靈州爲塞頡利又妻
義成以始畢子什鉢苾爲突利可汗使居東義成
楊諧女也其弟善經亦依突厥與王世充使者王

文素共說頡利曰往啓民兄弟爭國賴隋得復位子孫有國今天子非文帝後宜立正道以報隋厚德頡利然之故歲入寇然倚父兄餘資兵銳馬多驁言然驕氣直出百蠻上視中國爲不足與書辭悖嫚多須求帝方經略天下故屈禮多所含貸贈賚不貲然而不厭無厭之求也四年頡利率萬騎與苑君璋合寇鴈門定襄王李大恩擊却之頡利執我使者漢陽公瓌大常卿鄭元璹左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帝亦因其使與相當由是寇代州敗行軍總管永安王孝基略河東犯原州穿延州塞諸將與戰不能有所俘明年還順德等且請和贊魚膠紿云固二國之好也帝雖未情釋其使特勒熱寒等厚與金還之大恩上言突厥飢馬邑可圖也詔殿中少監獨孤晟共擊之晟後約大恩不敢進屯新城頡利自將數萬騎與劉黑闥合圍之大恩沒士死者數千人進擊忻州爲李高遷所破黑闥以突厥萬人擾山東又殘定州頡利未得志乃率十五萬騎入鴈門圍并州深鈔汾潞取男女五千分數千騎轉掠原靈間於是太子建成將兵出豳州道秦王將兵出蒲州道擊之李子和以兵趨雲

中掩可汗後段德操出夏州狙其歸并州揔管襄
邑王神符戰汾東斬虜五百首取馬二千汾州刺
史蕭顗獻俘五千虜陷大震關縱兵掠弘州揔管
宇文歆靈州楊師道拒之獲馬槖它數千頡利聞
秦王且至引出塞王師還又明年與黑闥君璋等
小小入寇定匡原朔等州與屯將相勝負帝遣太
子建成復屯北邊秦王屯并州備虜久乃罷俄又
破代地一屯進擊渭豳二州取馬邑不有也復請
和歸我馬邑七年攻原朔二州入代地不勝更與
君璋合攻隴州及陰槃城分擊并地秦王與齊王

元吉屯豳州道以備胡君璋與虜出入原朔忻并
地剽係騷然數爲諸將驅逐其八月頡利與突利
兵悉起自原州連營而南所在震恐秦王齊王拒
之初關中森潦饟道絶軍次豳州可汗萬騎奄至
陣五龍坂以數百騎挑戰舉軍失色秦王馳百騎
掠陣大言曰國家於突厥無負何爲深入我秦王
也故來自與可汗決若固戰我纔百騎耳徒廣殺
傷無益也頡利笑不荅又馳騎語突利曰爾往與
我盟急難相助今無香火情邪能一決乎突利亦
不對王將絶水前頡利見兵少又聞與突利語陰

相思即遣使者來白王毋苦我固不戰將與王議
事耳於是引却秦王縱反間突利乃歸心不欲戰
頡利亦無以彊之乃遣突利及夾畢特勒思摩請
和帝許之突利遂自託於王爲昆弟帝見思摩引
升御榻思摩頓首辭帝曰我見若猶頡利也乃聽
命突厥既歲盜邊或說帝曰虜數內寇者以府庫
子女所在我能去長安則戎心止矣帝使中書侍
郎宇文士及踰南山按行樊鄧將徙都焉羣臣贊
遷秦王獨曰夷狄自古爲中國患未聞周漢爲遷
也願假數年請取可汗以報帝乃止頡利已和亦
會甚兩弓矢皆弛惡遂解而還帝會羣臣問所以
備邊者將作大匠于筠請五原靈武置舟師於河
扼其入中書侍郎溫彥博曰魏爲長塹過匈奴今
可用帝使桑顗和塹邊大道召江南船工大發卒
治戰艦頡利遣使來願款北樓關請互市帝不能
拒帝始兼天下罷十二軍尚文治至是以虜患方
張乃復置之以練卒蒐騎八年頡利攻靈朔與代
州都督薛萬徹戰新城萬徹敗績於是張瑾兵屯石嶺
李高遷屯大谷秦王屯蒲州道初帝待突厥用敵
國禮及是怒曰往吾以天下未定厚於虜以紓吾

邊今卒敢約朕將擊滅之毋須姑息命有司更所
與書爲詔若敕瑾未至屯虜已踰石嶺圍并州攻
靈州轉擾潞沁李靖以兵出潞州道行軍總管任
瓌屯太行瑾戰大谷敗績中書侍郎溫彥博陷于
賊鄆州都督張德政死之遂攻廣武爲任城王道
宗破其欲谷設掠綏州請和去敗并州數縣入蘭
鄯鄯州諸屯或小勝不能制俄寇原州折威將軍
楊屯擊之且發士屯大谷九年攻原靈又圍涼州
進犯涇原李靖與戰靈州虜引去寇西會州圍烏
城翔徉隴渭間平道將軍柴紹破之於秦州斬一
特勒三大將虜千級大抵虜得志則深入負則請
和不恥也其七月頡利自將十萬騎襲武功京師
戒嚴攻高陵尉遲敬德與戰涇陽獲俟斤烏沒啜
斬首千餘級頡利遣謀臣執失思力入朝以覘我
因夸說曰二可汗兵百萬今至矣太宗曰我與可
汗嘗面約和爾則背之且義師之初爾父子身從
我遺賜玉帛多至不可計何妄以兵入我都畿自
夸盛彊耶今我當先戮爾矣思力懼請命蕭瑀封
德彝諫帝不如禮遣之帝不許繫於門下省乃與
侍中高士廉中書令房玄齡將軍周範等馳六騎

出玄武門幸渭上與可汗隔水語且責其負約羣
酋見帝皆驚下馬拜俄而衆軍至旗鎧光明部隊
靜嚴虜大駭帝與頡利按轡即麾軍却而陣焉蕭
瑀以帝輕敵叩馬諫帝曰我思熟矣非爾所知也
夫突厥掃地入寇以我新有內難謂不能師我若
闔城彼且大掠吾境故我獨出示無所畏又盛兵
使知必戰不意我能沮其始謀彼入吾地既深懼
不能返故與戰則克和則固制賊之命在此舉矣
是日頡利果請和許之翌日刑白馬與頡利盟便
橋上突厥引還蕭瑀曰頡利之來諸將多請與戰
陛下不聽既而虜自退其策柰何帝曰突厥衆而
不整君臣惟利是視可汗在水西而酋帥皆來謁
我我醉而縛之其勢易甚又我敕長孫無忌李靖
潛師幽州以須若大軍躡其後伏邀諸前取之反
覆掌耳然我新即位爲國者要在安靜一與虜校
殺傷必多彼敗未及亡懼而脩德與我爲怨其可
當耶今仆械卷鎧啗以玉帛虜志必驕驕則亡之
端也故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瑀再拜曰非臣愚
所逮也乃詔殿中監豆盧寬將軍趙綽護送突厥
頡利獻馬三千匹羊萬頭帝不納詔歸所俘於我

貞觀元年薛延陀回紇拔野古諸部皆叛使突利
討之不勝輕騎走頡利怒因之突利由是怨望是
歲大雪羊馬多凍死人飢懼王師乘其敝即引兵
入朔州地聲言會獵議者請責其敗約因代之帝
曰匹夫不可爲不信況國乎我既與之盟豈利其
災邀險以取之耶須其無禮於我乃伐之明年突
利自陳爲頡利所攻求救帝曰朕與頡利盟又與
突利有昆弟約不可不救柰何兵部尚書杜如晦
曰夷狄無信我雖如約彼常負之今亂而擊之侮
亡之道也乃詔將軍周範壁太原經略之頡利亦
擁兵窺邊或請築古長城發民乘塞帝曰突厥盛
夏而霜五日並出三月連明赤氣滿野彼見災而
不務德不畏天也遷徙無常六畜多死不用地也
俗死則焚今葬皆起墓背父祖命嫚鬼神也與突
利不睦內相攻殘不和於親也有是四者將亡矣
當爲公等取之安在築鄣塞乎突厥俗素質略頡
利得華士趙德言才其人委信之稍專國又委政
諸胡斥遠宗族不用興師歲入邊下不堪苦胡性
冒貪數翻覆不信號令無常歲大飢衰斂苛重諸
部愈貳文明年屬部薛延陀自稱可汗以使來詔

兵部尚書李靖擊虜馬邑頡利走九俟斤以衆降
拔野古僕骨同羅諸部霫奚渠長皆來朝於是詔
并州都督李世勣出通漠道李靖出定襄道左武
衛大將軍柴紹出金河道靈州大都督任城王道
宗出大同道幽州都督衛孝節出恒安道營州都
督薛萬淑出暢武道凡六總管師十餘萬皆授靖
節度以討之道宗戰靈州俘人畜萬計突利及郁
射設蔭柰特勒帥所位來奔捷書日夜至帝謂群
臣曰往國家初定太上皇以百姓故奉突厥詭而
臣之朕常痛心病首思一刷恥於天下今天誘諸

將所向輒克朕其遂有成功乎四年正月靖進屯
惡陽嶺夜襲頡利頡利驚退牙磧口大酋康蘇蜜
等以隋蕭皇后楊正道降或言中國人嘗密通書
於后中書舍人陽文瓘請劾治帝曰天下未一人
或當思隋今反側既安何足治耶置勿劾頡利窘
走保鐵山兵猶數萬令執失思力來陽爲哀言謝
罪請內屬帝詔鴻臚卿唐儉將軍安脩仁等持節
慰撫靖知儉在虜所虜必安乃襲擊之盡獲其衆
頡利得千里馬獨奔沙鉢羅沙鉢羅行軍副總管張寶相
禽之沙鉢羅設蘇尼失以衆降其國遂亡復定襄

恒安地斥境至大漠矣頡利至京師告俘太廟帝
御順天樓陳仗衛士民縱觀吏執可汗至帝曰而
罪有五而父國破賴隋以安不以一鏃力助之使
其廟社不血食一也與我鄰而棄信擾邊二也恃
兵不戢部落攜怨三也賊華民暴禾稼四也許和
親而遷延自遁五也朕殺爾非無名顧渭上盟渠
之忘故不窮責也乃悉還其家屬館于大僕賞食
之思結俟斤以四萬衆降可汗弟欲谷設奔高昌
既而亦來降伊吾城之長素臣突厥舉七城以獻
因其地爲西伊州制詔突厥往逢癘疫長城之南
暴骨如丘有司其以酒脯祭爲瘞藏之又詔隋亂
華民多沒于虜遣使者以金帛贖男女八萬口還
爲平民頡利不室處常設穹廬廷中久鬱鬱不自
愬與家人悲歌相泣下狀貌羸省帝見憐之以虢州
負山多麋麋有射獵之娛乃拜爲刺史辭不往遂
授右衛大將軍賜美田宅帝曰昔啓民失國隋文
帝不恤粟帛與士衆營護而存立之至始畢稍彊
則以兵圍煬帝鴈門今其滅者殆背德忘義致然
耶頡利子疊羅支有至性既舍京師諸婦得品供
羅支預焉其母最後至不得給羅支不敢嘗品肉

帝聞歎曰天禀仁孝詎限華夷哉厚賜之遂給母
肉八年頡利死贈歸義王謚曰荒詔國人葬之從
其禮火尸起冢灞東其臣胡祿達官吐谷渾邪者
頡利母婆施之媵臣也頡利始生以授渾邪至是
哀慟乃自殺帝異之贈中郎將命葬頡利冢旁詔
中書侍郎岑文本刻其事于頡利渾邪之墓碑俄
蘇尼失亦以死殉尼失者啓民可汗弟也始畢以
爲沙鉢羅設帳部五萬牙直靈州西北姿雄趫以
仁惠御下人多歸之頡利政亂其部獨不貳突利
降頡利以爲小可汗頡利已敗乃舉衆來漠南地
遂空授北寧州都督右衛大將軍封懷德王云頡
利之亡其下或走薛延陀或入西域而來降者尚
十餘萬詔議所宜咸言突厥擾中國久今天喪之
非慕義自歸請悉籍降俘內充豫關處使習耕織
百萬之虜可化爲齊人是中國有加戶而漠北遂
空也中書令溫彥博請如漢建武時置降匈奴留
五原塞全其部落以爲扞蔽不革其俗因而撫之
實空虛之地且示無所猜若內充豫則乖本性非
函育之道秘書監魏徵建言突厥世爲中國仇今
其來降不即誅滅當遣還河北彼鳥獸野心非我

族類弱則伏彊則叛其天性也且秦漢以鋭師猛
將擊取河南地爲郡縣者以不欲使近中國也陛
下柰何以河南居之且降者十萬若令數年孳息
略倍而近在畿甸心腹疾也彥博曰不然天子於
四夷若天地養萬物覆載全安之今突厥破滅餘
種歸命不加哀憐而棄之非天地蒙覆之義而有
阻四夷之嫌臣謂處以河南蓋死而生之亡而存
之彼世將懷德何叛之爲徵曰魏時有胡落分處
近郡晉已平吳郭欽江統勸武帝逐出之不能用
劉石之亂卒傾中夏陛下必欲引突厥居河南所
謂養虎自遺患者也彥博曰聖人之道無不通故
曰有教無類彼創殘之餘以窮歸我我援護之收
處內地將教以禮法職以耕農又選曾良入宿衛
何患之卹且光武置南單于卒無叛亡於是中書
侍郎顏師古給事中杜楚客禮部侍郎李百藥等
皆勸帝不如使處河北樹首長俾統部落視地多
少令不相臣國小權分終不得亢衡中國長轡遠
馭之道也帝主彥博語卒度朔方地自幽州屬靈
州建順祐化長四州爲都督府剖頡利故地左置
定襄都督右置雲中都督二府統之擢酋豪爲將

軍郎將者五百人奉朝請者且百員入長安自籍
萬數千戶乃以突利可汗爲順州都督令率其下
就部
突利初爲泥步設得隋淮南公主以爲妻頡利之
立用次弟爲延陀設主延陀部步利設主霫部統
特勒主胡部斛特勒主斛薛部以突利可汗主契
丹靺鞨部樹牙南直幽州東方之衆皆屬焉突利
斂取無法下不附故薛延陀奚霫等皆內屬頡利
遣擊之又大敗衆騷離頡利因捶之久乃赦突利
嘗自結於太宗及頡利衰驟追兵於突利不肯從
因起相攻突利請入朝帝謂左右曰古爲國者勞
已以憂人則系祚長役人以奉己則亡今突厥喪
亂由可汗不君突利雖至親不自保而來夷狄弱
則邊境安然觀彼亡我不可以無懼有不逮者禍
可紓乎突利至禮見良厚輟膳以賜之拜右衛大
將軍封北平郡王食戶七百及爲都督太宗敕曰
而祖啓民破亡隋則復之棄德不報而父始畀反
爲隋敵爾今窮來歸我所以不立爾爲可汗鑒前
敗也我欲中國安爾宗族不亡故授爾都督毋相
侵掠長爲我北藩突利頓首聽命後入朝死并州

道中年二十九帝爲舉哀亦詔文本文其墓子賀
邏鶻嗣帝幸九成宮突利弟結社率以郎將宿衛
陰結種人謀反劫賀邏鶻北還謂其黨曰我聞晉
王丁夜得辟仗出我乘間突進可犯行在是夕大
風冥王不出結社率恐謀漏即射中營譟而殺人
衛士等共擊之乃走殺旣人盜馬欲度渭徼邏禽
斬之赦賀邏鶻投頡外於是羣臣更言處突厥中
國非是帝亦患之乃立阿史那思摩爲乙彌泥孰
俟利苾可汗賜氏李樹牙河北悉徙突厥還故地
思摩頡利族人也父曰咄六設始啓民奔隋磧北

諸部奉思摩爲可汗啓民歸國乃去可汗號性開
敏善占對始畢處羅皆愛之然以貌似胡疑非阿
史那種故但爲夾畢特勒而不得爲設武德初數
以使者來高祖嘉其誠封和順郡王及諸部納款
思摩獨留與頡利俱禽太宗以爲忠授右武候大
將軍化州都督統頡利故部居河南徙懷化郡王
及是將徙內畏薛延陀不敢出塞帝詔司農卿郭
嗣本持節賜延陀書言中國禮義未始滅人國以
頡利暴殘伐而取之非貪其地與人也故處降部
於河南薦草美泉利其畜牧衆日孳蕃今復以思

摩爲可汗遣其故疆延陀受命在前長於突厥舉
磧以北延陀主之其南突厥保之各守而境無相
鈔犯有負約我自以兵誅之思摩乃行帝爲置酒
引思摩前曰蒔一草一木見其滋廡以爲喜況我
養爾部人息爾馬羊不減昔乎爾父毋墳墓在河
北今復舊疆故宴以慰行思摩泣下奉觴上萬歲
壽且言破亡之餘陛下使存骨舊鄉願子孫世世
事唐以報厚德於是趙郡王孝恭鴻臚卿劉善就
思摩部築壇場河上拜受冊賜鼓纛又詔左屯衛
將軍阿史那忠爲左賢王左武衛將軍阿史那泥
孰爲右賢王相之薛延陀聞突厥之北恐其衆奔
亡度磧勒兵以待及使者至乃謝曰天子詔毋相
侵謹頓首奉詔然突厥酣亂翻覆其未亡時殺中
國人如麻陛下滅其國謂宜收種落皆爲奴婢以
償唐人乃養之如子而結社率竟反此不可信明
甚後有亂請終爲陛下誅之十五年思摩帥衆十
餘萬勝兵四萬馬九萬匹始度河牙於故定襄城
其地南大河北白道畜牧廣衍龍荒之最壤故突
厥爭利之思摩遣使謝曰蒙恩立爲落長實望世
世爲國一犬守吠天子北門有如延陀侵逼願入

保長城詔許之居三年不能得其衆下多攜貳思
摩歎因入朝願留宿衛更拜右武衛將軍從伐遼
中流矢帝爲吮血其顧厚類此還卒京師贈兵部
尚書夏州都督陪葬昭陵築墳象白道山爲刊其
勞碑於化州

右賢王阿史那泥孰蘇尼失子也始歸國妻以宗
女賜名忠及從思摩出塞思慕中國見使者必流
涕求入侍許之思摩既不能國殘衆稍稍南度河
分處勝夏二州帝伐遼或言突厥處河南邇京師
請帝無東帝曰夫爲君者豈有猜貳哉湯武化桀
紂之民無不遷善有隋無道舉天下皆叛非止夷
狄也朕閔突厥之亡內河南以振贍之彼不近走
延陀而遠歸我懷我深矣朕策五十年中國無突
厥患思摩衆既南車鼻可汗乃盜有其地
車鼻亦阿史那族而突利部人也名斛勃世爲小
可汗頡利敗諸部欲共君長之會薛延陀稱可汗
乃往歸焉其爲人沈果有智數衆頗便附延陀畏
逼將殺之乃率所部遯去騎數千尾追不勝竄金
山之北三垂斗絕惟一面可容車騎壤土夷博即
據之勝兵三萬自稱乙注車鼻可汗距長安萬里

吐蕃邏祿共結骨皆并統之時時出掠延陀人畜
延陀後衰車鼻始盛二十一年遣子沙鉢羅特
勒獻方物且請身入朝帝遣雲麾將軍安調遮右
屯衛郎將韓華往迎之至則車鼻偃然無入朝意
華謀與葛邏祿共劫之車鼻覺華與車鼻子陸苾
特勒鬬死調遮被殺帝怒遣右驍衛郎將高侃發
回紇僕骨兵擊之其大酋長歌邏祿泥孰闕俟利
發處木昆莫賀咄俟斤等以次降侃師攻阿息山
部落不肯戰車鼻攜愛妾從數百騎走追至金山
獲之獻京師高宗責曰頡利敗爾不輔無親也延
陀破爾遂亡不忠也而罪當死然朕見先帝所獲
酋長必宥之今原而死乃釋縛數俘社廟又見昭
陵拜左武衛將軍賜居第處其衆鬱督軍山詔建
狼山都督府統之初其子羯漫陀泣諫車鼻請歸
國不聽乃遣子菴鑠入朝後來降拜左屯衛將軍
建新黎州使領其衆於是突厥盡爲封疆臣矣始
置單于都護府領狼山雲中桑乾三都督蘇農等
二十四州瀚海都護府領金微新黎等七都督仙
萼賀蘭等八州即擢領酋爲都督刺史麟德初改
燕然爲瀚海都護府領回紇徙故瀚海都護府於

古靈中城號雲中都護府磧以北蕃州悉隸瀚海南隸雲中雲中者義成公主所居也頡利滅李靖徙突厥羸破數百帳居之以阿史德爲之長衆稍盛即建言願以諸王爲可汗遙統之帝曰今可汗古單于也乃改雲中府爲單于大都護府以殺王旭輪爲單于都護帝封禪都督葛邏祿叱利等三十餘人皆從至泰山下已封詔勒名於封禪碑云凡三十年北方無戎馬警調露初單于府大酋溫傳奉職二部反立阿史那泥孰高爲可汗二十四州酋長皆叛應之乃以鴻臚卿單于大都護府長史蕭嗣業左領軍衛將軍苑大智右千牛衛將軍李景嘉討之恃勝不設備會雨雪士皸寒反爲虜襲大敗殺略萬餘人大智等收餘卒行且戰乃免於是嗣業流桂州餘坐免官更拜禮部尚書裴行儉爲定襄道行軍大總管率太僕少卿李思文營州都督周道務西軍程務挺東軍李文暕士無慮三十萬捕擊反者詔右金吾將軍曹懷舜屯井陘右武衛將軍崔獻屯絳龍門明年行儉戰黑山大破之其下斬泥孰高以首降禽溫傳奉職以還餘衆保狼山始虜未叛鳴雞羣飛入塞吏曰所謂突

厥雀者南飛胡必至北春還悉墮靈夏間率無首
泥軌果亡狼山衆掠雲州都督竇懷哲右領軍中
郎將程務挺逐出之永隆中溫傳部又迎頡利族
子伏念於夏州走度河立爲可汗諸部響應明年
遂寇原慶二州復詔行儉爲大總管以右武衛將
軍曹懷舜幽州都督李文暕副之諜者紿言伏念
溫傳保黑沙飢甚可輕騎取也懷舜獨信之輕兵
倍道至黑沙不見虜得薛延陀餘部降之引還至
長城遇溫傳與戰所殺相當行儉兵壁代之陘口
縱反間故伏念溫傳相貳因遣兵擊伏念敗之伏
念走與懷舜遇行且戰一日爲伏念所破棄軍奔
雲中士爲虜所乘死不可筭皆南首仆懷舜殺牲
與伏念盟乃免伏念益北留輜重妻子保金牙山
以輕騎將襲懷舜會行儉遣部將掩得其輜重比
還無所歸乃北走保細沙行儉縱單于鎮兵躡之
伏念意王師不能遠不設備及兵至惶駭不得戰
遂遣使間道詣行儉執溫傳降行儉虜之送京師
斬東市永淳元年骨咄祿頡利族人也雲中都督舍利元英之部酋
世襲吐屯伏念敗乃嘯亡散保總材山又治黑沙
骨咄祿又反

城有衆五千盜九姓畜馬稍彊大乃自立爲可汗以弟默啜爲殺咄悉匐爲葉護時單于府檢校降戶部落阿史德元珍者爲長史王本立所囚會骨咄祿來寇元珍請諭還諸部贖罪許之至即降骨咄祿與爲謀遂以爲阿波達干悉屬以兵乃寇單于府北鄙遂攻并州殺嵐州刺史王德茂分掠定州北平刺史霍王元軌擊卻之又攻嬀州圍單于都護府殺司馬張行師攻蔚州殺刺史李思儉執豐州都督崔知辯詔右武衛將軍程務挺爲單于道安撫大使備邊嗣聖垂拱間連寇朔代掠吏士

左玉鈐衛中郎將宣于處平爲陽曲道揔管將擊賊揔材山至忻州與賊遇鏖戰不利死者五千人更以天官尚書韋待價爲燕然道大揔管討之明年入昌平右鷹揚衛大將軍黑齒常之擊卻之復入朔州地常之與戰黃花堆虜敗追奔四十里遯過磧右監門衛中郎將禦寶璧當追意虜即破欲幸取功乃募諜出塞二千里間虜無備趨襲之將至漏言于軍虜得整衆出皆死戰大敗寶璧跳還舉軍沒武后怒誅寶璧改骨咄祿曰不卒祿俄而元玠攻突騎施戰死天授初骨咄祿死其子幼不得

立

默啜自立爲可汗篡位數年始攻靈州多殺略士民武后以薛懷義爲朔方道行軍大揔管內史李昭德爲行軍長史鳳閣鸞臺平章事蘇味道爲司馬率朔方道揔管契苾明鴈門道揔管王孝傑威化道揔管李多祚豐安道揔管陳令英瀚海道揔管田揚名等凡十八將軍兵出塞雜華蕃步騎擊之不見虜還俄詔孝傑爲朔方道行軍揔管備邊契丹李盡忠等反默啜請擊賊自效詔可授左衛大將軍歸國公以左豹韜衛將軍閻知微即部冊拜遷善可汗默啜乃引兵擊契丹會盡忠死龍袞松漠部落盡得李萬榮妻子輜重酋長崩潰后美其功復詔知微持節冊默啜爲特進頡跌利施大單于立功報國可汗未及命俄攻靈勝二州縱殺略爲屯將所敗又遣使者謝請爲后子復言有女願女諸王且求六州降戶初突厥內屬者分處豐勝靈夏朔代間謂之河曲六州降人默啜又請粟曰種十萬斛農器三千具鐵數萬斤后不許宰相李嶠亦言不可默啜怨爲慢言執使者司賓卿田歸道於是納言姚璹等建請與之乃歸粟器降人數

千帳繇是突厥遂彊詔淮陽王武延秀聘其女爲
妃詔知微攝春官尚書與司賓卿楊鸞莊持節護
送默啜猥曰我以女嫁唐天子子今乃后家子乎
且我世附唐今聞其子孫獨二人在我當立之即
囚延秀等妄號知微爲可汗自將十萬騎南向擊
靜難平狄清夷等軍靜難軍使慕容孟則以兵五
千降虜入圍嬀檀后詔司屬卿武重規爲天兵中
道大揔管右武威衛將軍沙吒忠義爲天兵西道
揔管幽州都督張仁亶爲天兵東道揔管兵凡三
十萬擊之右羽林大將軍閻敬容李多祚爲天兵
西道後軍揔管兵亦十五萬默啜破蔚州飛狐進
殘定州殺刺史孫彥高焚殘舍鄉聚爲空后怒下
詔購斬默啜者王之更號曰斬啜虜圍趙州長史
唐波若應之入殺刺史高敞進攻相州詔沙吒忠
義爲河北道前軍揔管李多祚爲後軍揔管將軍
崛吏公福富順爲奇兵揔管擊虜時中宗還自房
陵爲皇太子拜行軍大元帥以納言狄仁傑爲副
文昌右丞宋玄爽爲長史左肅政臺御史中丞霍
獻可爲司馬右肅政臺御史中丞吉頊爲監軍使
將軍扶餘文宣等六人爲子揔管未行默啜聞之

取趙定所掠男女八九萬悉阬之出五回道去所
過人畜金幣子女盡剽有之諸將皆顧望不敢戰
獨狄人傑以兵追之不及默啜負勝輕中國有驕
志大抵兵與頡利時略等地縱廣萬里諸蕃悉往
聽命復立咄悉匐爲左察骨咄祿子默矩爲右察
皆統兵二萬子匐俱爲小可汗位兩察上與處木
昆等十姓兵四萬號拓西可汗歲入邊戍兵不得
休乃高選魏元忠檢校并州長史爲天兵軍大總
管婁師德副之按屯以待又徙元忠靈武道行軍
大總管備虜默啜剽隴右牧馬萬匹去俄復盜邊

詔安北大都護相王爲天兵道大元帥率并州長
史武攸宜夏州都督薛訥與元忠擊虜兵未出默
啜去明年寇鹽夏掠羊馬十萬攻石嶺遂圍并州
以雍州長史薛季昶爲持節山東防禦大使節度
滄瀛幽易恒定嬀檀平等九州之軍以瀛州都督
張仁亶統諸州及清夷障塞軍之兵與季昶掎角
又以相王爲安北道行軍元帥監諸將王留不行
虜入代忻仍殺略長安三年遣使者莫賀達干請
進女女皇太子子后使平恩郡王重俊義興郡王
重明盛服立諸朝默啜更遣大酋移力貪汗獻馬

千匹謝許婚后渥禮其使中宗始即位入攻鳴沙
於是靈武軍大揔管沙吒忠義與戰不勝死者幾
萬人虜遂入原會多取牧馬帝詔絶昏購斬默啜
者王以國官諸衛大將軍默啜殺我行人鴻臚卿
臧思言詔左屯衛大將軍張仁亶爲朔方道大揔
管屯邊明年始築三受降城於河外鄣絶寇路久
之以唐休璟代屯睿宗初立又請和親詔取宋王
成器女爲金山公主下嫁會左羽林大將軍孫佺
等與奚戰冷陘爲奚所執獻諸默啜默啜殺之更
以刑部尚書郭元振代休璟玄宗亦絶和親默啜
乃遣子楊我支特勒入宿衛固求昏以蜀王女南
和縣主妻之下書諭尉可汗明年使子移涅可汗
引同俄特勒火拔頡利發召失畢精騎攻北廷都
護郭虔瓘擊斬同俄城下虜奔解火拔不敢歸
攜妻子來奔拜左武衛大將軍燕山郡王號其妻
爲金山公主賜賚優縟楊我支死詔宗親三等以
上弔其家是時突厥再上書求昏帝未報初景雲
中默啜西滅娑葛遂役屬契丹奚因虐用其下既
年老愈昏暴部落怨畔十姓左五咄陸右五弩失
畢俟斤皆請降葛邏祿胡屋鼠尼施三姓大漠都

督特進朱斯陰山都督謀落匐鷄玄池都督蹋實
力胡皐率衆內附詔處其衆於金山以右羽林軍
大將軍薛訥爲涼州鎮軍大摠管節度赤水建康
河源等軍屯涼州以都督楊執一副之右衛大將
軍郭虔瓘爲朔州鎮軍大摠管節度和戎大武并
州之北等軍屯并州以長史王晙副之撫新附檢
鈔暴默啜屢擊葛邏祿等詔在所都護摠管掎角
應援虜勢漸削其婿高麗莫離支高文簡與跋跌
都督思太吐谷渾大酋慕容道奴郁射施大酋鶻
屈頡斤苾悉頡力高麗大酋高拱毅合萬餘帳相
踵款邊詔內之河南引拜文簡左衛大將軍遼西
郡王思太特進右衛大將軍兼跋跌都督樓煩郡
公道奴左武衛將軍兼刺史雲中郡公鶻屈頡斤
左驍衛將軍兼刺史陰山郡公苾悉頡力左武衛
將軍兼刺史雁門郡公拱毅左領軍衛將軍兼刺
史平城郡公將軍皆負外置賜各有差默啜討九
姓戰磧北九姓潰人畜皆死思結等部來降帝悉
官之拜薛訥朔方道行軍大摠管太僕卿呂延祚
靈州刺史杜賓客佐之備邊詔金山大漠陰山玄
池都督等共圖取默啜班賞格賜物諭之默啜又

討九姓拔野古戰獨樂河拔野古大敗默啜輕歸不爲備道大林中拔曳固殘衆突出擊默啜斬之乃與入蕃使郝靈佺傳首京師骨咄祿子闕特勒合故郡攻殺小可汗及宗族略盡立其兄默棘連爲毗伽可汗

突厥列傳第一百四十上